



黄雁 黄钰【著】

双胞胎谜城 | 墨江

THE CITY OF TWINS
M O J I A N G

墨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足够鲜活的生活气息，足够闲适静谧的步调，满足你要寻找一个角落，躲掉自己从城市带来的尘世的愿望，埋头钻进生活里。

中国旅游出版社



双胞谜城

THE CITY OF TWINS
M O J I A N G

黄雁 黄铄【著】

墨江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建华 杨沛武

装帧设计：刘 明

插 图：刘 明

责任印制：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胞胎谜城墨江 / 黄雁，黄铄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032-3673-0

I. 双... II. ①黄...②黄... III. 旅游指南-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IV. K928.9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5484号

书名：双胞胎谜城：墨江

著 者：黄雁、黄铄

摄 影：查岗、杨志坚、陈志申、胡俊毅、李艳秋等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100005）

http: www.cttp.net.cn

E-mail: cttp@cmta.gov.cn

制 版：北京联美文森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卓诚恒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5

印 数：2000册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到墨江去

3-太阳神的子嗣

7-迷象环生：神奇的动植物双生现象

双胞胎蕉

双巢细蜜蜂

分丫棕树

双黄蛋

双胞胎石

并蒂莲

11-万燕之城

13-双胞胎床

17-河西双胞胎井

33-双胞胎林与同心锁

35-墨江，我的第二眼美女

53-“去我家玩嘛！”一场意外的邂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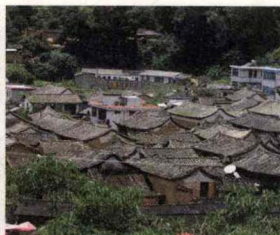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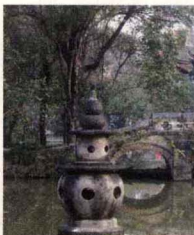
61-通关：茶马古道第一关

69-碧溪古镇：茶马古道第一镇

古巷深深深几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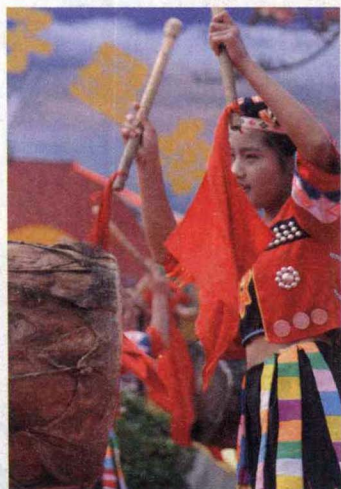
声名显赫的庾氏三兄弟

最能体现古镇风格的几种食物





- 79-神秘的墨江文庙与香树栋梁
- 83-体验“摩登时代”的淘金热
- 89-大型BBQ——双龙烧烤城
- 95-双胞胎节：让我们一起狂欢吧！
 - 水上狂欢
 - “黑手党”和“摸你黑”
 - 哈尼长街宴
- 111-洗孩子的阿李娘



- 119-在墨江，埋头于生活里
- 121-早餐—午餐—晚餐：
 - 原生态食物的无穷魅力
 - 调出最适合自己的味道
 - 农贸市场
 - 在老乡家的厨房午餐
 - 午后的街巷飘荡着美味美食的气息
 - 诱人的消夜



- 137-墨江的紫色物语
 - 紫米
 - 紫色刺五加
 - 举世无双紫玉米
 - 紫马黑汉好儿男
- 141-神秘墨江造就神奇双胞胎
- 145-尾声
- 146-墨江资讯
 - 酒店信息
 - 伴手礼

到墨江去！

从北京飞到昆明后，我们从机场乘计程车去南窑客运站，买了从昆明到墨江的汽车票。现在只需要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可到墨江。不能不感谢交通发达，把我们从烦乱浮躁的都市带到了一个安静沉稳的地方。

桑米在她的婚礼上对我说：“一起去墨江。”这个提议让我十分意外，按理说，墨江并不是一个适合作为旅游目的地地方。何况是蜜月旅行。我告诉桑米：“墨江很小，我妈一早就说过，那是一个东边放屁西边响，点根火柴转三转的地方。你只用花一个多小时就步行走完全城了。那里没有咖啡馆，没有酒吧，没有大型超市，没有高过7层的楼。可能老房子老街道会让你掉入旧时光的静谧中，可这到底不是一个适合做蜜月旅行的地方。”

但她执意要去，说是在网上看到，墨江双胞胎很多，好像太阳在北回归线上一翻身，影子就分成了两半。桑米和她老公都是独生子，她一直对我抱怨童年形单影只，生活孤单，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生两个孩子。可计划生育卡在那里，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次生俩。她甚至已经把路线都安排妥当了，参加国际双胞胎节，喝双胞胎井水，再去睡双胞胎床，图个好彩头。

从北京飞到昆明后，我们从机场乘计程车去南窑客运站买汽车票。南窑车站又脏又乱，到处是拉客的票贩子，对我们一路堵截。地面上大渍小印。大声讲电话的人，不听话的孩子被母亲揍得号啕大哭，吵架声，票贩子不死心的问讯声。

从一个城市掉进另一个城市的疲劳感马上袭击我们。我们当即买了立刻出发的一班车，忙不迭地离开这个建设中的乱哄哄的城市。

从昆明到墨江现在只需要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我小时候却要走整整一天，而小姨小时候需要整两天的时间。

甩开城市高耸的楼房后，沿着高速两边逐渐是成片的稻田，烟叶和甘蔗。阳光大且暖和，裹挟着云南独特的气息扑面而来。刚才因为混乱而烦躁的心，也开始安静下来。而越往前，阳光又更加热烈些。满山遍野的芦苇花，柔软坚韧地在风中摇。山高起来，树木葱郁，一大片一大片地延伸开。树冠厚实密匝，像沉下来的云。有村落零星或者密集在山腰，土掌房的房顶一片连一片，树更多起来，看得见悠闲的赶牛人和他的牛，背背箩的女人，房顶上晒太阳的老猫和晾着的玉米穗。墨江也就到了。

不能不感谢交通发达，把我们从烦乱浮躁的都市带到了一个安静沉稳的地方。



太阳神的子嗣

外婆说，哈尼族是太阳神的子民，每年夏至日正午，太阳神移驾到墨江接见他所庇护的哈尼人。但他全身燃烧着烈焰，万物的肉身无法接近，唯有影子不怕被灼伤，世间万物就让影子代替自己前去膜拜世代守护自己的神。所以，在那一刻站在北回归线上的人是没有影子的。如果那一刻你站在北回归线上，你的影子就会和万物一起去朝拜太阳神，而你就将得到太阳神一年的庇护……

墨江位于哀牢山中段主脉以西的土石山区，全县南北狭长，中部较宽，呈纺锤状，南北长120.8公里，东西宽65.5公里，地势自南向北倾斜，山势陡峭，重岩叠嶂。划分地球五带之一的北回归线穿城而过，把县城一分为二。丰富的南亚热带、北亚热带、温带的立体气候，全年平均气温18.3℃，让这个县城成为了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墨江是全国唯一一个哈尼族自治县。这里生活着22万哈尼族人口，是全国哈尼族最集中的地方。哈尼族的祖先，曾游牧于遥远的北方一条江边的“努美阿玛”平原，后逐渐南迁。后居于此地带的和泥、哈尼分两条路线往南迁徙：一条即早先的和夷自川西南迁经昆明一带，再往南迁至滇东南的六诏山地区；一条自滇西南迁经大理湖滨平坝，然后又分别南下到今哀牢山、无量山的景东、新平西部、镇沅、景谷、建水、石屏、蒙自，继至元江、墨江、红河、元阳、绿春、



江城及西双版纳等地。在墨江定居的哈尼族，距今有一千多年历史。

大概由于哈尼族的图腾是火的缘故，太阳对这片土地格外眷顾。每年夏至日的正午，太阳垂直地把光线投射在这座城市上的魔幻的那一刻，万物的影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我小的时候，外婆对我讲，哈尼族是太阳神的子民，每年的夏至日正午，太阳神移驾到墨江接见他所庇护的哈尼人民。但他全身燃烧着烈焰，万物的肉身无法接近，唯有影子不怕被灼伤，世间万物就让影子代替自己前去膜拜世代守护自己的神。所以，在那一刻站在北回归线上的人是没有影子的。如果那一刻你站在北回归线上，你的影子就会和万物一起去朝拜太阳神，而你就将得到太阳神一年的庇护。外婆还说，很久以前，万物的影子是白色的，第一个夏至过后，就变成了黑色。

充足的日照给生活在墨江，身为太阳神子嗣的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产，茂密繁盛的森林，黝黑健康的肤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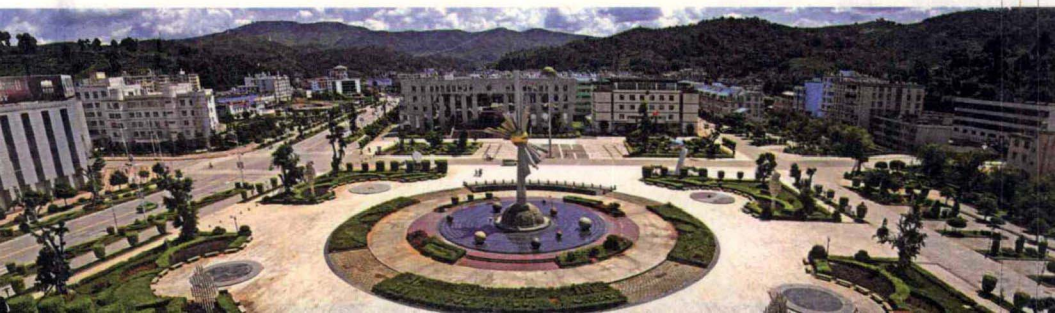
奇妙的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位伟大的守护神一转身，就把前去膜拜他的万物的影子分成了两半，上至人类，下至动物植物，墨江的双胞胎特别多。人们说这是神对墨江额外的恩宠。

桑米预定了酒店，而我则住在我外婆家。每次早晨我们在酒店大堂碰头，做好一天的打算。所幸墨江不大，从我外婆家走到她那里，只需要不到10分钟。而这10分钟本来可以省去的，我曾约他们住到我那里。但那酒店是出了名的，传说入住的新婚夫妇大多都能生双胞胎。

刚住进去第一天，桑米就打电话兴奋地对我说自己遇见了一对昆明夫妻，前年也跟他们一样来做蜜月旅行，住的就是这家酒店，去年底真的生了双胞胎，这次抱着孩子来参加双胞胎节了。那对小可爱粉堆玉砌的，好像两朵粉团花。桑米爱不释手，成天过去找他们玩。酒店经理看她十分喜欢，就把他们调到了一间套房，说是那对夫妇曾经住过的，希望能给桑米带来好运气。

我们到墨江到得有些早，双胞胎还没开始。于是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游走闲逛上。城小，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逛，倒不是欣赏什么街道风景，我们只是看人，每个人都左顾右盼，四下张望，心想着到底这个传说中的双胞胎之城里究竟有多少双胞。

可这根本不是件容易的事。墨江虽然小，但不能一眼望穿，它多小街小巷，犄角旮旯。我们这群闲人四处游荡，却没找出几对双胞胎来。桑米的老公有些失望，倒是桑米抓了个人来问。那人笑呵呵地告诉我们原因：第一，墨江双胞多到





大家习以为常，所以也不会刻意让他们穿戴打扮得一模一样。而我们的思维被之前在别的地方老穿成一样的双胞胎给禁锢了，老是瞪着眼睛找穿戴成一样的人。第二，人家不像我们那么闲，上班的要上班上学的要上学，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不会发神经两人手拉手满街跑着让我们看到。他又说，所以嘛，你要看墨江的双胞胎究竟有多少，就耐心点等到几天后的双胞胎节吧。他眨眨眼睛，得意地说：“到时候你们看都看不过来咯！”

虽然在大街上看双胞胎的想法告吹，不过我们倒是在街上看见了不少英俊漂亮的男孩女孩。这些由太阳神一手创造出来的男女，每个人的皮肤都像是烈日下金灿灿的稻田，像蜂巢里满溢而出的蜜糖，像他们脚下肥沃结实的泥土。他们四肢匀称舒展，额头宽阔，笑声大而爽朗，说话常常说得眉飞色舞，常伴着一声拖得很长的“喔——”。他们走路时步子迈得很大，但却从来不赶。

桑米说，她喜欢这里的人，他们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从容的气质，不小气不张狂。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像属于他的那块土地。苏州人温婉，上海人精明，北京人大气，而墨江人，则是从容。他们在太阳神的守护之下按照自己的喜好从容地生活着。

那天，站在墨江十字街中心，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看着吃过晚饭来来往往悠闲地散步的墨江人，心里感叹不已。这才是太阳的故乡，这才是太阳神的子嗣。





迷象环生： 神奇的动植物双生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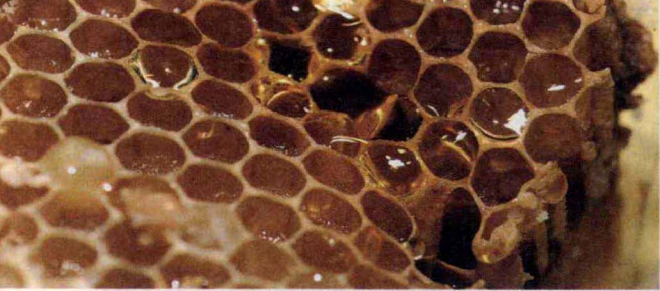
在墨江村寨闲逛游玩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墨江有许多动植物都存在着双生现象。开始我以为不过偶尔一个，不成气候，碰巧而已。问了之后才知道，所有的双生现象都有很大的普遍性，以至于当地人都见怪不怪了。

双胞胎芭蕉

亚热带和热带地区，芭蕉树屡见不鲜，无人的荒地上，也总有几棵茂密的芭蕉树。芭蕉果实肥硕，大串大串的垂挂下来，造型有点像法国宫廷里的水晶灯。

因为产量多，它也是街边小贩卖得最多的水果。

第一次去河西村的时候，我们看见路边有棵长得极好的芭蕉树。叶子宽阔碧绿，还未成熟的果实肥硕地挤在一起。北方人很少有机会看见芭蕉树长成什么样，桑米喊着要去拍照。



走近了发现，这一串有好几只芭蕉居然又扁又大，与其他不同。虽说不知道这果实属于谁家，可好奇心驱使我们没和主人打招呼就擅自摘了一只，剥开皮才发现，原来里面裹着的果实居然是两只，它们紧紧贴在一起十分亲密。

后来回家我把这事儿对外婆说，她说那是双胞胎芭蕉，买芭蕉的时候经常可以买到，没什么好稀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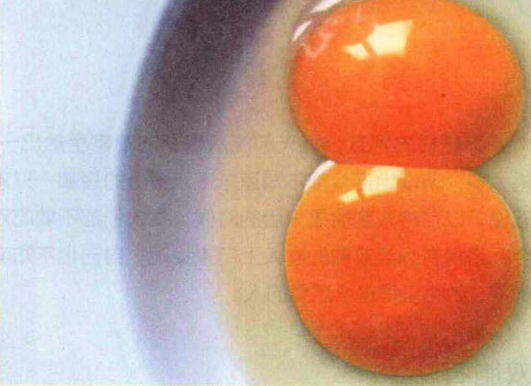
芭蕉都有双胞胎的，能不稀奇吗？

双巢细蜜蜂

墨江气候好，真正四季如春，满山遍野的花，一花败了一花开，所以墨江还盛产好的蜂蜜。这种蜂蜜，不是养蜂人的蜂在蜂房里酿造的，而是炎热的河谷地带独有的细蜜蜂在自己做的巢当中酿成的正儿八经的野蜂蜜。

细蜜蜂为蜜蜂中最小的蜂种，其蜂巢恰似古代兵器中的宽口大斧，上方是黄白厚实、拱状的蜜巢，下方为半圆的蛹巢。

通常情况下一个蜂王所带领的细蜜蜂往往只有一个蜂巢，可有时也会难得发现拥有两个蜂巢的细蜜蜂。当地人称这些占据两个巢的细蜜蜂为“双胞细蜜



蜂”。可我认为，不如说是双胞蜂巢更贴切。这些双胞蜂巢，大的个把斤重，小的也有半斤多。

我曾经吃到过这些双胞蜂巢里的蜂蜜，连蜂蜡一块儿嚼到嘴里。蜂蜜金黄润泽，像松脂又似琥珀，香甜却不腻味，是外面超市瓶装的蜂蜜根本没法儿比的。

分丫棕树

棕树也是热带亚热带常见树种，因为用处极多，曾经被大量栽种。如今大多数种植的棕树只不过用来装饰庭院，变得矮小孱弱了许多。但野地里还有许多野生棕树，它们高大笔直，用厚厚的棕皮保护着自己。

历来，棕树都是无枝丫，笔直向上的树种。鲜少见到分杈的。可在墨江的洒南江乡巴豆村的石头寨，却有一株4米多高的棕树，在离地面2米多处清楚地分为两大杈。实属罕见。

双黄蛋

双黄蛋不稀奇，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见过几次。可如果总是经常见甚而每天都见，就不能不说是件奇事了。

标杆村的阿五，每天都能从自家的鸡窝里拾出一到两个双黄蛋。因为养的鸡太多，所以她至今都不知道总下双黄蛋的是哪一只鸡，也可能是好几只鸡。阿五说，以前传双胞胎是鬼胎的时候，女人们都不敢吃双黄蛋，怕怀了双胞胎。如今，经常有想要双胞胎的女人上门来找呢！自己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反正每天母鸡都下，她也乐得送给想要的人。

双胞胎

在墨江文武乡老乌寨大田梁子，有一对形状颇为相似的巨石挨在一起。巨石高4米，每石要4人才能合抱。

相传，这里曾有一对勇猛的双胞胎汉子。有一年闹狼灾，成群结队的恶狼每逢深夜便去袭击寨里的猪圈，甚至攻击女人小孩。这一对勇猛的双胞胎汉子下决心替寨里杜绝狼患。他们腰上别着斧头，身后背着弓弩，一手拎着柴刀，一手举着火把，彻夜不睡地站在山头。那一夜，狼群居然没有来袭。就这么站了三天三夜，狼群似乎离开了这个地方。第4天他们放松了警惕，没有再上山，结果晚上狼群发疯一样冲下来，咬死了寨里所有的猪和牛。兄弟俩气疯了，再度上山，这一上就没有再下来，因为他们俩化成了两座巨石，从此守护着自己的家园。打这以后，老乌寨就再也没闹过狼患。

并蒂莲

“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有同心莲。”

这是晋乐府《青阳渡》中咏唱的并蒂莲。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出现并蒂莲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可是在墨江，美丽的并蒂莲却连年开放。自古并蒂莲就被视为吉祥之花，含有永结同心，百年好合之意。也许真是因为这个地方深藏着浓浓的情义，才能得到上天如此慷慨的恩赐。

墨江人张礼说：墨江的双胞胎现象，对其原因人们有很多说法，比较普遍的有这么两种：一种说法认为，很可能是当地饮用水中含有某种矿物质，这种矿物质能促使卵子胚胎的分裂，使人易生双胞胎；另一种说法认为，北回归线从这里穿过，形成特殊的气候、土壤和水源，这些动植物生存要素的特殊性造就了墨江众多的双胞胎孪生现象，使得墨江这片土地具有了更加耐人寻味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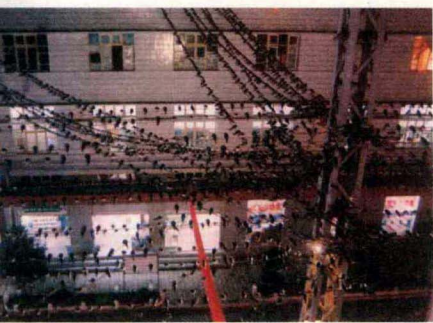
万燕之城

成千上万只燕子，或盘旋在湛蓝的天幕之下，几乎遮住了天空；或落在街边铺面的房檐，各自谈情说爱；或在电线上站成密密麻麻的一排，像是在对过往路人评头论足。是的，墨江还有“万燕之城”这一说。我们笑着议论，这些在傍晚时分漫天飞舞的燕子中间，是不是也有从同一个蛋壳里飞出的燕双胞呢？

这个曾经了如指掌的家乡，在我离开的几年时间里呈现的改变，就像一部用固定机位“停机再拍”而成的漫长影片。童年记忆里的一些山坳田地，如今已是配套齐全的居民小区。而不远处的金黄色土地上，新的建设已经开始。好在那些从一开始就在的老房子，依然还在，依然在这样的傍晚升起炊烟。

尽管如此，来墨江之前以“向导”身份自居的我，也开始对这个称号不那么有把握了。

踱步在熟悉的街巷，心里正忐忑，忽然觉得有人在身后嬉笑，回头看，才知



是桑米两口子正在互相踩对方的影子玩儿，一会儿躲闪，一会儿伸脚，看得街边挑着担子卖菜的大妈乐呵呵地笑。这是许多人小时上学路上都会玩的游戏，而在墨江街头，这游戏似乎又多了一分诗意。

黄昏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长长的，两人玩得正起劲，却不知为什么突然停了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桑米锃亮的鞋上，落了一坨鸟粪。桑米的老公幸灾乐祸地拍手叫好，恭喜桑米“中奖了”。桑米望着我傻笑，说真是中奖了，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走在路上被鸟粪落到，一会儿就买彩票去。听她这么说，我不以为然却又又有几分得意地对他们说：“要是被鸟粪落到就能中奖，那每个墨江人都成百万富翁了，你们抬头看看。”

我想，他们抬头仰望天空的那一刻，心里面体会到的那种陌生而又惊奇的感动，一定比我，以及每一个悠闲走在街头的墨江人所体会的，要复杂得多。

这是燕子每天傍晚在墨江县城上空，举行的例行会议。桑米夫妇在那几分钟的目瞪口呆成全了我的得意。

成千上万只燕子，或盘旋在湛蓝的天幕之下，几乎遮住了天空；或落在街边铺面的房檐，各自谈情说爱；或在电线上站成密密麻麻的一排，像是在对过往路人评头论足。小学课本的文章，写燕子三三两两落在电线上，“多么像五线谱啊”。那么墨江的傍晚，这些燕子们连同它们自己的叫声一起，就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这场盛宴，身在其中的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也许更让他们不解的是，时不时在电视上看到的，多少人振臂高呼的所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诉求，在外面那个代表着富足和先进的大千世界里，难道真的是那么奢侈的愿望吗？

所以，坐在路边歇脚的老汉，依旧只是如我时常看到的那样，用粗粝的手指抹掉落在水烟筒上的燕子粪便，心满意足地从嘴里吐出一口烟来。

是的，墨江还有“万燕之城”这么一说。我们笑着议论，这些在傍晚时分漫天飞舞的燕子中间，是不是也有从同一个蛋壳里飞出的燕双胞胎呢？